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八十五至

詳校官檢討

臣

劉錫五

刑部郎中

臣

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檢討

臣

王汝嘉

謄錄監生

臣

李光緒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八十五

宋 李燾 撰

哲宗

肇自元祐八年七月至紹聖四年三月原本並闕

紹聖四年夏四月乙酉詳定敕令所言諸路應有改更役法衙規事件並令戶部看詳申尚書省候推行成緒即依元豐舊法一事令戶部指揮李終聞奏從之

新本削去

樞密院言河東路自去秋及今折克行等累統制軍

馬出塞無不勝捷前後共獲賊首三千餘級近出師援助修築葭蘆師旅方還數日間將兵出界照應涇原進築直至西界地名長沙川以來討蕩賊巢斬級二千獲孳畜鎧仗焚蕩族帳不少賊衆緣此遠遁不敢並邊耕牧近據廊延路經略司奏日近西賊遇夜直至大里河以來耕種晝則却歸賊界公然往返全無畏憚蓋是北路軍聲不振自來不曾敢出塞討擊致賊界敢爾輕視今彼界於近邊尚敢如此安然往來耕種即界外三二

百里間人戶耕農皆不失業向去秋夏廣有收成資助賊糧即必又為併兵大舉之計侵犯邊防使邊人不免被害欲令鄜延環慶路經略司詳此當切多方體探賊界有賊馬屯聚或部族住坐去處決有萬全可乘之利即不限時月選遣精銳兵將前去痛行討蕩使賊界兵不解嚴人戶不敢安居耕種免致秋成更為邊患況今來西人已困當乘勢攻擾使其不得時暫安居則可以坐致困敝諸路帥臣如能精選將佐整飭兵馬常為分

番迭出討蕩之計仍大作聲勢如將深入使知我不測
分兵處處為備仍乘伺間便可以擾擊倏往忽來出其
不意隨宜討蕩則城界部落不得安居耕種失業不惟
無以資糧食侵犯邊境兼近邊人戶疲困無以為生亦
因此易為招納實於邊計為便詔令熙河涇原河東經
略司依詳已降指揮施行若賊界對境有屯聚賊馬及
耕種住坐人戶知得遠近多寡次第委是利可乘即
不限時月相度出兵掩擊

新本刪修云樞密院言河東
路自去秋及今折克行等統

軍出塞數奏膚功近出師應援修築葭蘆復將兵照應
涇原進築直至長沙川焚蕩賊衆不敢並邊耕牧近卿
延路經略司奏西賊遇夜直至大里河耕種晝則却歸
賊界蓋是本路軍聲不振不敢出擊致賊界敢爾輕視
欲令卿延路慶路經略司多方體探賊馬屯聚決有萬
全可乘之利即選遣精銳痛行討蕩況今西人已困當
乘勢攻擾如諸路帥臣能選精銳為迭出之計使賊知
我不測分兵為備仍乘伺間便出其不意則賊界部落
不得安居兼近邊人戶疲困無以為生易為招納詔令
熙河涇原河東路經略司依已降指揮若賊界對境委
是有利可乘即不
限時月出兵掩擊

丙戌三省言元豐差官職位高下稱事立為畫一革去
臨時旋有申請輕重不倫之弊元祐中遂行罷去詔今

後並依元豐條施行

于闐國貢方物

二十七日又見當存一處

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康州團練使太原府路副總

管王崇極知代州兼管勾河東沿邊安撫司事

元符三年二月

十二日曾布云云可考

東上閤門使成州團練使涇原路副總管

王文振為太原府路副總管知麟州張世永復崇儀使

權發遣太原府路鈐轄管勾麟府路軍馬事

布錄元符三年二月

十一日同呈王恩躡遷在崇極及張璪之上是時河東方收復葭蘆寨張構王舜臣等引兵渡河而崇極不出諸路副帥於進築討蕩之際未有不統制軍馬出寨者克行以崇極管軍副帥而邊事之際乃不與驅策遂罷

知代州及管軍遞遞遂擢王恩於其上又每以元祐末
除崇極張璪為管軍不當上再三云張璪作管軍尤可
怪今在否布
云已作宮觀

丁亥翰林學士承旨蔡京言三學補試外舍法春以二
月秋以八月今來太學公試亦是同月竊慮參雜詔補
試外舍生春用正月秋以七月

新無
可削

水部員外郎趙

竦請濬十八里河令賈種民往呂梁百步洪相度添移
水磨與淮口相去不遠詔令計會發運并轉運司同相
度利害及合用功力以聞

閏二月十九
日可參考

刑部大理寺

言諸獄皆置氣樓涼窻設漿飲薦席罪人以時沐浴食物常令溫暖遇寒量支柴炭貧者假以衣物其枷杻暑月五日一濯又獄州縣當職官半年一次躬行檢視修葺務令堅固從之

戊子朝獻景靈宮至於己丑詔宣政使梁從政用勾當皇城司酬獎除宣慶使依舊榮州防禦使是日曾布白上太學博士鄭居中上殿如何上曰蔡京力薦布曰章惇常言市井險薄不可用上曰見說却作得文字可

以別用布曰只是一有詞業舉人爾在太學中本與林
自相倡和近却大罵林自近見臣却為龔原抱屈稱道
非常云序辰不當繳告命又云只因林自不喜故衆惡
之其為人反覆可見矣林豫在此近對臣及林希言福
建只有二凶人一在館閣一高科乃林自方天若也林
自凶慝尤不可用上曰章惇亦自言林自是凶人布又
言臣嘗言安惇辭權舍人果然今徐鐸又辭蓋龔原之
命繳則得罪衆人不繳則得罪執政以此人無敢當者

願陛下察此情則原之命當否可知矣退見惇問居中何以上殿惇曰市井險薄則不可取文藝亦有可取爾布又曰上言公亦以林自為凶人惇曰凶人則非但狂狷爾布以林豫之語告之遂嘿然殿中侍御史陳次

升言臣伏聞翰林承旨蔡京同林希先薦太學博士鄭居中充御史已聞不召今又聞有旨令上殿臣不知所由未審別欲用居中耶為復令充御史耶謹按居中弟久中故秘書省正字王雱之壻也雱乃尚書左丞蔡卞

妻之親弟也居中與下係婚姻之家又聞與中書侍郎
許將知樞密院曾布二家亦聯姻親今若令為御史是
廢祖宗故事若別與差遣是孤寒之士無階而進其所
引進者執政之親黨耳況居中周種林自輩實為徒侶
惟事調巧儉佞士論所不與今多士盈庭豈無如居中
者何居中之必進也今既召對乃朝廷已行之命臣不
敢乞罷欲乞賜對之日陛下察言觀行退之進之斷自
聖衷抑權貴親黨而使寒士有可進之路仍乞今後大

臣引薦人材伏望聖慈詢問是與不是執政親黨然後

詳酌指揮施行不勝幸甚

正月十七日京希
被詔同舉師史

壬辰西京左藏庫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种朴為涇原
路都監知鎮戎軍 詔恤刑條制依元豐令提點刑獄

司歲於四月十月上旬檢舉下諸州長官行訖奏聞

知兗州溫益言孔子廟宅元祐中置教授一員本家子
弟在學不過一二十人欲乞罷置從之 詔殿前都虞

候泰州防禦使權發遣熙河蘭岷路經略安撫司事王

文郁罷軍政權提舉崇福宮文郁以目疾有請也 樞

密院言蘭州日近修復金城關繫就浮橋本州邊面已
是牢固緣涇原又進築古高平沒煙峽城寨下瞰天都
不遠尚未與熙河邊面通徹如將來涇原舉動進築天
都鋏鑠川蕭瑪伊克隘等處又須得與熙河兩路聲勢相
接乃可互為肘臂久遠無虞理宜更自熙河安西城東
北青石峽口齊訥納森東楞摩至會州以來相度遠近
修建城寨仍自會州却入打繩川建置堡塞直截與甌

摩會相接即與涇原通徹互相照應近便河南之地夏賊無由更敢爭占將來耕墾稍及分數則芻糧豐賤邊費減省方為久計詔令章淦鍾傳究心體訪山川地理遠近與控扼要害合修築處斟酌敵情兵力合如何舉動可保全勝具狀以聞章淦奏臣元祐年中任陝西轉運使巡歷至涇原後又承乏環慶與涇原為切鄰講求邊防利害乃知有葫蘆河川原野廣濶別無山谷巖嶮之患資藉水草民兵易集故臣到本路不旬日間條上

進築之策朝廷幸聽其計授以成筭假兵他路乘機以進兩城並築上賴宗社之靈天地助順甫及再旬悉皆了當然兩城初建百事草創深入賊境未敢耕牧道路梗澁籬落不全東西兩山賊路數條抄掠之患朝夕必有若不於古高平上下福江川等處修築堡障則今日二城寨猶為孤絕理當先固根本俟糧草有備兵民安居然後更議斥大疆土勢須在二三年之後今若遽欲有為不獨糧草未至足備兼亦未知前去有無險隘可

與不可通行車乘若非車乘只用人力頭口須十倍於今日進築之數或遇險隘糧道為賊邀截必須誤事至如昨來修築石門城好水寨既以重兵當其鋒又分擘環慶秦鳳兩路二萬人及本路兵馬一萬人使當東西兩山賊馬旁來之路又遣兵馬於懷遠三川定川等處張大聲勢緩急照應其糧草般運往來道路又差巡檢三員裹送防托然猶時有賊馬至好水峽濟魯新結溝等處潛伏伺隙欲出搆擊糧道若使當時備禦不嚴或

西賊不顧存亡遣三百騎出大川衝突糧道人夫必致潰散今於他處修築若道路不至明快則饋餉之虞十倍前日兼熙河秦鳳路臣平生未到故彼處山川道路及遠近地里臣都不知況又欲出生界修築青石峽東楞摩等處決難遙度只如本路沒煙峽石門城在平川之內去邊壕不遠其地里遠近及山川形勢據大兵至彼後畫到圖子與前日傳聞百無一同則青石峽等處利害豈敢臆度欲乞只令鍾傳相度或別委通知邊事

練達機權之人子細商榷又臣聞賊人所長者戰鬪所重者報復本路去年攻破賊堡殺數千人今又於其心腹之地建兩城寨殺獲近二千級所結仇怨比諸路特深其建築去處皆係膏腴謀者傳西人語唱歌作樂田地都被漢家占却又云奪我飯碗觀此事勢必須竭力盡死來爭自今以後百計枝梧尚慮不逮若將來那輟本路兵馬過他路臣恐必有踈虞合先具奏知又臣今來準朝旨相度修築去處雖未知朝廷欲興舉限期遠

近若在三二年之後邊塞連歲豐熟公私稍有儲蓄本
路所築兩城寨籬落稍全然後更議進築方保成功若
欲於今秋或來春便接續興舉臣未見其可且如熙河
兵馬自去年九月安西城之役以來調發暴露八個月
之間才得兩月休息人力疲弊耕種失時若不稍加全
養猝又驅使恐不如意及臣度朝廷所以急欲成就進
築之事必謂西賊連年點集事力困疲人人怨咨無有
關志諸道交攻應命不暇遂致今春以來諸處進築攻

討皆有成功雖臣亦以謂西賊凋弊如此至考昨來前
石門之戰則大不然彼以人馬十餘萬衆分頭暴至鎧
仗精明紀律嚴整鋒鏑既交各盡死力鏖戰分合十數
次過河逼寨奔突殺人仍各攜草一束鋤鑿一件意要
填壘壕塹斲掘城身欲如永樂之事幸而諸將同心奮
擊託社稷之靈以取勝捷遂至我軍還寨無復追襲之
患不然事未可知以此而觀則不當以困弊無能為待
西人朝廷不可不知也黃貼子今來進築二壘雖蒙朝

廷添屯東兵一十指揮已抽那土兵兌換戍守及於諸處權剗刷弓箭手貼數分擘在逐城寨防托諸處已覺闕事須防今秋舉國入寇便合作十分枝梧苟非假以歲月招置弓箭手耕墾土田難為戰守長久之計若便謀進築不惟未有人馬可那戍守亦恐糧運艱辛別生邊患臣不敢不先事開陳輒逃忤旨之誅尚冀聖明垂照臣自到本路既條上進築之策首會沿邊城寨見在錢糧草料度其力可以舉動方敢自必今因應副石門

好水兩城寨支用如熙寧高平定川三川鎮戎軍年計
及諸司見在錢斛今皆所存不多糴買過時別無他術
補助又夏苗旱甚秋種未入將來軍儲尚未可知而熙
寧寨等處更當廣行計置儲蓄以備緩急宿兵臣方憂
之計未知所出若依今來朝旨更議進築臣恐兵食匱
乏別生他患乞下劉何巴宜會計今來石門好水兩城
寨進築的確所費及見今沿邊城寨應干諸司見在錢
斛奏聞然後乞朝廷斟酌事力別降指揮又臣契勘前

月二十一日

前月乃三月也

會合四路軍馬役兵進築石門好

水兩城寨糧草樓櫓弓矢畚鍤防守器具般輦並進所
恃大川別無艱阻據轉運司關牒和雇到大車三千七
百餘輛小車數千輛人夫一萬人頭口一萬六千往來
鎮戎高平熙寧等處般運差官驅催絡繹於路其所運
糧草一日只供得一日僅免闕乏迨至分屯所餘無幾
今來若依朝旨所坐到地名便議進築地里遙遠山川
險阻若欲留兵控扼以護般運則軍勢已分若只聚兵

護築則聲援相遠糧道不繼萬一賊出抄掠未免腹背之患此不可不慮者更望朝廷相度車夫頭口可與不可再行和雇四路兵力可與不可併往一路錢糧草料足與未足議定計審徐徐為之未晚也黃貼子勘會自熙寧寨到石門進築處只是四十里道路至廣其車乘方軌並轍往來凡二三十輛晝夜不絕般運樓櫓糧草僅能給足竊恐他時卜築處地里稍遠或道路有狹隘處須當分兵扼據而所般運之物必不如今來通快至

時遇事或恐有不如朝廷之意更望博賜采聽審詳裁

處天下幸甚

章榘奏議實錄不載今以其家文字增入當稍加刪取不必全載

甲午樞密院言熙河進築金城關畢功詔王文郁除正
任觀察使賜銀絹各五百匹兩鍾傳轉兩官除直龍圖
閣充熙河蘭岷路經略安撫判官張詢除秘閣權陝西
路都轉運使仍比修安西城加一倍支賜王瞻轉遙郡
防禦使更減四年磨勘回授有官兒男康謂轉一官各
升一等差遣賜銀絹各一百匹兩將佐等令經略司具

功狀以聞詔金城關名仍舊及差王亨為關使置監押

二員以鍾傳有請也

大觀元年正月鍾傳本傳云章榘帥涇原修浚煙高平等寨詔傳所

置將苗履統精兵三萬集涇原之靈平城夏人力戰以拒我師傳提步卒二萬騎兵三千出不意為浮梁以濟河作金城關六日而就自是夏國右廂兵馬不復集矣以功遷直龍圖閣為熙河路經略安撫判官三月七日苗履申乞造浮橋建金城關是役賞功乃不及履當考九月三日金城關畢功賜履金帛

河東路

進築葭蘆寨畢功本路轉運司判官郭茂詢呂仲甫各

轉一官 涇原路經略司言同統制折可適申有西賊

一千餘騎與伏雲路募化人馬關敵即時將帶前軍救

應追捉到沒煙峽接戰至午時退續據苗履言差熙河馬軍照應折可適等行七八十里遇西賊接戰間伏兵起隔斷擁入溝澗除漢蕃兵外有同總領岷州蕃兵供備庫副使張德等未知存亡詔折可適令涇原路經略司疾速取勘仍先具的實傷折亡失人馬數目其後樞密院言熙河路同統領岷州蕃兵將佐供備庫副使張德等近差赴涇原路因出界照應折可適以致陷沒雖未知存亡及已立賞召人營購去訖詔特加賻贈錄用

子孫張德贈客省副使與六資恩澤外更與一資王道
李應祥並贈皇城使各與四資恩澤更與親屬一名三
班差使包誠贈虔州觀察使趙永壽贈忠州刺史趙永
福趙永保並贈皇城使遥郡刺史楊玉與三資恩澤更
與親屬一名三班借差張從志何昱各與兩資恩澤更
與親屬一名三班借差楊保等四人並與父職名更與
男一名下班殿侍漢蕃官等第賜銀絹錢酒等令熙河
蘭岷路經略司疾速具蕃官包誠等兒男人數職位開

析以聞並優與推恩仍差官就逐人家各以詔旨致祭

告諭所得恩例倍加存恤

折可適等斷罪在九月二十七日

是日酉

賊十餘萬衆寇涇原所築新城王文振馬仲良等擊之

此據布錄十一日事章案五月六日奏或可刪取增入

府州觀察使仲御同知

大宗正事

乙未三省言中書舊條國名内有莒郟夔芮薛鄆郭羅國今來司封格内無此國名乞行添立從之 刑部言

前知宿州朝請大夫盛南仲并妻三泉縣君王氏在任

贓汚事詔盛南仲除名免其決流送永州編管王氏追封邑罰金校書郎陳瓘通判滄州初太學博士林自用蔡卞之意倡言於太學曰神考知王荊公不盡尚不及滕文公之知孟子也士大夫皆駭其言於是瓘謁章惇求外任因具以告惇惇大怒召自而罵之章蔡由是不咸瓘集叙竄詩一百韻有云哲宗怒常立自注云常立以塗炭必敗之語詆誣神考而蔡公薦之哲宗震怒再竄常立當時同列方覺為蔡公所賣再竄常立乃三年六月事叙竄詩又云時宰罵林自自注云紹聖四年春謁時宰求外補因以林自滕文公之語告之時宰以自詆誣召而罵之章蔡由此不咸林自以太學博

士除正字在紹聖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滕文公之說見
尊堯集理財總論自言滕文公必在三年二月以前也
理財總論已附注三年六月二十五日確自叙云初在
太學與林自同為博士自以主張國是自任為蔡卞所
厚自之言曰神考知王荆公不盡尚不及滕文公之知
孟子也士大夫固駭其言矣蔡卞引選人常立為假通
直郎崇政殿說書又力薦之請賜對對之明日復請躡
除侍從官哲宗謂卞曰立詆神考而卿薦之何也又顧
章惇曰卿不見其語乎惇謝不知因請其語哲宗怒曰
語在常秩行狀其語云自安石罷相以後民生塗炭又
云自秩與安石去位而識者知政事必敗其尊厚安石
而詆薄先烈如此卞薦之何也即命中使史院取秩行
狀哲宗親指塗炭必敗四字以示宰執惇以下皆頓首
謝罪請貶立退擬立監壽州酒稅給事中葉祖洽駁曰
立詆毀先烈謫輕地近乃改立永州監酒而撰秩行狀
者某人特勒停自是蔡卞始惶恐改意而林自滕文公

之語亦自此不敢宣言於衆矣紹聖四年春自校書郎謁惇求外補因問惇曰主上聖孝篤於繼述然今日廟堂之所謂繼述者述神考乎述荆公乎因道林自滕文公之語曰相公亦聞之乎自謂元豐中為荆公道此語相公信以為然否惇曰林自妄言荆公豈信渠語璿曰荆公不信林自士大夫所共喻也即不知元度信其言否惇默然自是惇呼林自璿自為小官時即特立敢言罵斥之惇卞自此不咸

紹聖初章惇以宰相召道過山陽璿適相遇隨衆謁之惇素聞璿名獨請登舟共載而行訪以當世之務曰計將安出璿曰請以乘舟為喻偏重其可行乎或左或右其偏一也明此則可行矣惇默然未答璿復曰上方虛

心以待公公必有以副上意者敢問將欲施行之序以何事為先何事為後何事當緩何事當急誰為君子誰為小人諒有素定之論願聞其略惇復竚思良久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無急於此瓘曰相公誤矣此猶欲平舟勢而移左以置右也果然將失天下之望矣惇厲色視瓘曰光輔母后獨宰政柄不務纂紹先烈肆意大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姦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為無罪若遂以為姦邪而欲大改其已行則誤

國益甚矣乃為之極論熙豐元祐之事以為元豐之政多異熙寧則先志固已變而行之溫公不明先志而用母改子之說行之太遽所以紛紛至於今日為今之計惟當絕臣下之私情融祖宗之善意消朋黨持中道庶乎可以救弊若又以熙豐元祐為說無以厭服公論恐紛紛未艾瓘辭辯淵源議論勁正惇雖迂意亦頗驚異遂有兼取元祐之語留瓘共飯而別惇到闕召瓘為太學博士瓘聞其與蔡卞方合知必害於正論遂以婚嫁

為辭久而赴官於是三年不遷瓘為太學博士薛昂林
自之徒為正錄皆蔡卞之黨也競推尊安石而擠元祐
禁戒士人不得習元祐學術卞方議毀資治通鑑板瓘
聞之用策士題特引序文以明神考有訓於是林自駭
異而謂瓘曰此豈神考親製耶瓘曰誰言其非也又曰
神考少年之文爾瓘曰聖人之學根於天性有始有卒
豈有少長之異乎林自辭屈愧歎遽以告卞乃密令學
中置板高閣不復敢議毀矣瓘又嘗為別試主文林自

復謂蔡卞曰聞陳瓘欲盡取史學而黜通經之士意欲沮壞國是而動搖吾荆公之學卞既積怒謀將因此害瓘而遂禁絕史學計畫已定惟候瓘所取士求疵立說而行之瓘固預料其如此乃於前五名悉取談經及純用王氏之學者卞無以發然五名之下往往皆博洽稽古之士也瓘常曰當時若無矯譎則勢必相激史學往往遂廢矣故隨時所以救時不必取快目前也

此據丁未錄陳

瓘傳增入不知作傳者係何人須別刪修乃可用耳

曾布同林希白上近聞陳瓘

補外瓊登高科二十二年猶作權通判罷校書郎若與
除一校理不為過以人材論之豈在周種鄧洵武之下
上曰章惇亦言其當作館閣但議論乖僻嘗欲以長女
妻之以其乖僻故止布曰瓊不見其乖僻但議論詆訾
蔡卞爾他無所聞林希曰瓊嘗為越州簽判與卞論事
不合遂拂衣去然人材實不可得布曰主張士類正在
陛下願少留聖意上欣然納之布退告惇等以上語惇
曰平生不知所謂高科為可用布云亦未士論人材否

惇言士論亦不足聽布曰士論乃天下之公是公非安得不聽況人材亦不待士論而後知瓘莫不在周種鄧洵武之下否惇曰瓘文藝固可為館職若罵蔡元度怨元度皆惇所不恤只是議論乖僻却云神宗晚年疎斥王荊公不用此乃是蘇軾之語如此豈不是乖僻布曰此語布所不聞蔡卞曰渠怨卞亦大非卞屢薦之於丞相惇嘿然衆方訝其言不情徐又曰王荊公惇自來只知是王介甫如今亦只見他是王介甫却不曾喚他作

真人至人聖人布曰誰以王荊公為真人至人聖人惇
曰呂公著等皆嘗有此語後又非之布曰此毀譽皆過
其實何足道林希曰瓘是校書郎除一校理乃一般職
名惇曰未及二年衆嘿然惟黃履笑而顧布以為然布
目許將曰鳳池莫亦須主張士類將唯唯而已晚見林
希大怒曰惇語言顛倒如此何可與語瓘納忠於惇凡
密語却皆以告卞殊可怪議論如此豈復更可開曉樞
密更休管他

謂布也

希自度亦立朝不得鬱悶而已

布錄在戊

戌今
附此

丙申翰林學士權知貢舉林希等言應試舉人止試策一道大略欲乞依進士試策三道詔自今發解省試添試策一道 呂惠卿言已差路分都監劉安統制兵馬

出塞修復浮圖寨詔出戰并入役諸軍特給錢有差

甲辰

賜名克戎寨

鍾傳言節次有西夏右廂一帶首領遣人通

知信息願舉族歸漢厚以官爵金帛誘至仍諭以禍福速急施行去訖詔張詢鍾傳差人以近降敕榜分明告

諭彼界上下人人通曉朝廷補官賜予金帛招撫之意
如有出漢之人即多方收接務令安穩仍速相度合補
名目書填空名宣劄并合賜物當官給付或合補大使
臣已上亦仰具合補職名奉降恩命若帶到人戶并地
土歸降即令依舊住坐仍留至親骨肉為質厚加存恤
如止是拔身投漢或將帶到家屬合給與田土即委官
躬親標撥地土住坐及常切安存無令失所及不可遷
延疑貳阻其向化之意 是日樞密院言自二年八月

以後諸路出界淺攻除硬探斬獲首級更不計數外鄜
延環慶涇原河東四路共獲一萬一千六百五十級鄜
延五百九十三環慶四千六百九涇原三千一百九河
東三千三百四十五

前月壬午惇
布云云可考

丁酉樞密副都承旨宋球等言近詔自元豐八年五月
以後至元祐九年四月十一日終臣僚章疏及申請事
件逐名編類修寫成冊申納樞密院今共編類到一百
四十三冊詔令錄本進入

三月二十八日元符三
年四月二十五日罷

戊戌吏部戶部言水磨茶場監官錢景逢任內收到息錢等一十六萬餘貫呂安中收到息錢二十萬餘貫詔錢景逢與轉一官呂安中候任滿日保明以聞 刑部言前臨江軍判官李適在任失入三人死罪合追兩官勒停兩遇大禮合該原免詔李適依斷免勒停與遠小處差遣

己亥舒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呂大防卒於虔州

大防卒於

虔州信豐縣此據王康朝行狀七月二日歸葬王鞏甲申雜見云朝請大夫潘适為渭州通判時涇原帥呂大

忠被召問邊事既對哲宗語大忠曰久要見卿曾得大防信否對曰近得之上曰安否又曰大臣要其過海朕獨處之安州知之否對曰舉族荷陛下厚恩上曰有書再三說與且將息忍耐大防誠朴為人所賣侯二三年可再見大忠再拜謝退而喜甚因章睦州召飯詰其對上語遂盡告之既至渭語潘潘曰失言矣必為深悔後半月言者論其同罪異罰遂有循州之行既死上猶問執政曰大防因何至虔州及後請歸葬獨得旨歸哲宗簡在深矣嗚呼帝王之度非淺識可窺也潘過高郵語予如此呂大忠二年九月二十六日自秦鳳改帥涇原以涇原帥赴闕在三年正月二月間大防責循州乃四年二月二十八日王鞏云還渭後半月大防有循州之行誤也大防責循州距大忠入對蓋一歲矣若謂言者因是發端則可大忠集有辭直學士乞量移大防狀其除直學士乃三年七月十二日恐言者發端在大忠乞免加職量移大防時七月十二日後也王鞏所云哲宗

欲用元祐人故章惇輩更起誅戮計恐事或因此也大
忠集有回報臣僚所陳利害狀十二月二十一日乞暫
赴闕則得召對必在三年正月或二月也三年二月二
十五日大忠以渭帥再言邊事三年七月十二日自渭
州特除寶直知秦州毛漸權渭帥十一月十一日自秦
州改同知十二月三日除寶制大防舊傳云大防狼懷
當軸日內與閣寺陳行輩交結刺宮禁動靜外引羣邪
同謀國政附會司馬光力陳先帝法不便一切改革上
聖德日躋天下事多不進呈及宣仁寢疾猶簾前奏事
初未嘗請上親政又與蘇轍輩同惡相濟如呂公著之
拜司空范純仁之再相皆手詔密訪提舉神宗實錄竟
造成謗史紹聖初以言者始暴其惡落職知隨州再貶
秘書監分司南京鄆州居住繼坐實錄詆誣降授通議
大夫又降中大夫守光祿卿分司南京安州居住大防
持權久罪惡貫盈雖三貶而中外未服新錄辨曰謂大
防罪惡貫盈其言誣甚前已實書其事今刪去浮辭

庚子詳定敕令所言編修常平免役條令至今年二月終後來陸續有衝改者欲乞編入從之 提舉明道宮

鞏彥輔乞再任詔令致仕 呂惠卿言知保安軍李沂

申今月五日統制兩將人馬入西界討蕩七日到洪州

城逢威明鼎濟特沙克人馬接戰獲首級一百六十有五

俘二人及燔毀洪州城內外首領人民族帳等甚衆得

牛馬駝畜二千餘詔賜出戰諸軍特支錢有差

呂惠卿家傳云

四月遣將李沂以兵攻洪州破之焚其官舍民居討蕩族帳千餘所斬首一百六十級是時當國者固已忌惠

卿之進用而樞府本兵之地復挾昔憾害惠卿尤甚因取索陣亡將士擄殺人口責以奏報稽留而出討進築謂惠卿畏避觀望既令河東環慶聽惠卿期約而復令兩路有利可乘則不候關報先自出兵而鄜延獨責以不度事勢不顧兩路邊面所期會處不當緩急悞事重行典憲惠卿方牒問兩路而河東帥孫覽遽奏惠卿期約之謬誤事舉動凡所以為沮抑者略如前疏所陳而陰為機穽以謀中者復如此惠卿獨恃上之聖明不為之屈指其匿情條上之以自明因乞罷兩路聽期約事目無使臣以虛名而任實責也既而遂進築平羌寨以功遷右光祿大夫平羌寨賜名已見三月二十二日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八十六

宋 李燾 撰

哲宗

紹聖四年四月辛丑吏部言工部侍郎王宗望等奏乞
黃河向着隄埽巡河并監物料場官並許都水使者內
外丞依舊輪舉欲依所乞從之 刑部言太僕寺主簿

李撰知皇太后行幸輒於御路東行馬合罰銅九斤詔

特罰銅三十斤衝替

撰蘇州人

三省言勅諭同進士出身

劉溥狀法合銓試方許出官念溥父年九十四欲得早

霑祿養詔特與免試注官

是日故追貶建武軍節度

副使呂公著特追貶昌化軍司戶參軍故追貶清海軍

節度副使司馬光特追貶朱崖軍司戶參軍公著制詞

曰量罪加刑有國常訓為臣背義雖死必誅以爾被遇

先朝擢居樞府迨予纂服復任宰司宜竭忠謀協贊王

室而乃廢體國之大義忘事君之小心陰結姦臣私懷

異意謗訕先烈變亂舊章積惡終身久益暴露孽實自作刑難幸逃雖嘗示於小懲尚未符於衆議是用追貶嶺表降秩州掾庶期幽顯知有所畏光制詞曰爾以詆訕宗廟迷誤朝廷戮有餘辜死未塞責久稽罪罰追正典刑而隱慝愈彰公言難掩嘗與凶黨實藏禍心至引宣訓衰亂不道之謀借喻寶慈聖烈非意之事興言及此積慮謂何雖免嚴誅載加貶秩庶幾來世永有創懲先是邢恕為章惇言元豐八年神宗晏駕三月二十七

日范祖禹自西京赴召司馬光送別於下浮橋船中光謂祖禹曰方今主少國疑宣訓事不可不慮宣訓者北齊武明婁太后宮名也婁太后廢其孫少主殷立其子常山王演怒專謗宣仁聖烈皇后有廢立意又偽造光此言以信已說然祖禹實以七年冬未赴召雖惇亦知其誕妄故不復窮究但借此以罪光謂光志在傾搖猥用齊武明事擬宣仁聖烈皇后并呂公著復追貶之惇常稱司馬光村夫子無能為呂公著素有家風凡變改

法度皆公著教之也

呂公著司馬光再追貶司戶實錄不書據光舊傳四年二月己未貶

清海副使四月辛丑再貶朱崖司戶己未二月四日也實錄既書之辛丑四月十八日也實錄獨不書不知何也今追書之光新傳又刪去月日故必以舊傳為據又宣訓事新錄但於宣仁傳後因叙邢恕傾危略載之要當以邵伯溫辯誣刪修公著光責詞據紹聖邸報邵伯溫辯誣云宣訓事者邢恕為章惇說云司馬光亦疑宣仁后有廢立事元豐八年神宗晏駕三月二十七日范祖禹自西京赴召司馬光送別於下浮橋舡中光謂祖禹曰方今主少國疑宣訓事恐或有之蓋宣訓者北齊婁太后宮名婁太后廢其孫少主殷立其子常山王演恕妄以謂司馬光亦有是言以實宣仁后有廢立之意使天下信之恕初不考校元豐七年秋司馬公因資治通鑑成薦修書范祖禹於神宗遂除秘書省正字伯溫見司馬公公曰范純夫金玉也自其未第已從某學今

十餘年如一日既登科甲從某修書又十五年略無留滯寂寞之意故因書成薦之此溫公為伯溫言者范祖禹以十二月赴召時冬暖洛水不冰乘漕司官舡以行伯溫與留守韓相之子宗師士大夫朱光庭田述古數人同送不見溫公也恕謂三月二十七日范祖禹赴召溫公送至下浮橋船中以日月計之正神宗崩司馬光赴臨京師時也恕之誕妄如此後伯溫見祖禹族弟祖述言純夫以元豐七年十二月赴召次年上元入朝以神宗寢疾免見方范祖禹赴召時神宗猶在御也恕乃云司馬公有主少國疑之語可見其誕妄如此章惇得邢恕之言反謂司馬溫公以宣仁聖烈皇后比婁后遂追貶崖州司戶參軍又以呂申公同時為相亦追貶昌化軍司戶參軍蓋章惇以謂呂申公教司馬溫公退出元豐大臣改變熙寧元豐法度惇常有語曰司馬公村夫子不解此呂公著素有風教之也建中靖國元年八月邢恕申實錄院狀云恕為御史中丞為章惇所擠

與同知樞密院事林希皆以本官罷職。恕遂出知汝州。數月移知南京。時哲宗亦徐知希與恕俱罷。希有罪名而恕無明白罪名。惇恐恕復用。即檢尋出恕元祐初因罷中書舍人責知陶州。日曾於簾箔有疏自辯。然箔中固未嘗聽責命。遂下其後。再責永州監當首尾九年。皆在謫籍。並因國事即不緣私而惇悉置不論。至元符元年冬。乃取下。三年前章疏扶摘疑。似上欺哲宗。聖聽降恕。三官責知南安軍。章疏中止於自序。數歷本末。未嘗干及朝政。乃具述神宗皇帝追惟遇臣疇昔之言。察臣本末。記其姓名。乃復召還館閣。又云。至於神宗皇帝末年。能察知臣以為忠信。遂除尚書省官。則於責詞中並削去不言。特著其熙寧初忤旨罷館職之言。以巧相誣。詆恕時以簾箔未相知。恐以為前此嘗違道干進。故云。及臣除尚書職。方員外。時司馬光亦除資政殿學士。其日月可考也。惇即見詆云。自謂與司馬光同被收擢。又恕時有故與韓維相連。所以云韓維素有名德。及與司

馬光呂公著為一等惇見詆云指權臣為名德此皆見於訓詞之言足為顯據而去年六月間惇尚當國責恕均州分公司反以司馬光呂公著追貶海外之日由恕所擠公著之貶海外責詞具在罪名可見與司馬光所坐口語並無分毫干涉惇之貶光已是厚誣至同貶公著海外當時之人尤知其無名然則公著與恕略不相干事理灼然至貶光海外則緣光在元豐八年春與范祖禹曾說今上皇帝已嗣位然妻后事猶可慮祖禹先到京師恕因與祖禹閒言哲宗方十歲比至還政須更十年中間事亦有可慮祖禹即道光之言時司馬光尚未起不能深知宣仁之用心故有此言然其於哲宗之意則忠也祖禹與光深相知所以與恕說者正以光為善意非惡也恕曾說與蔡確章惇亦以光言為有憂國愛君之意爾當是時朝廷方嚮用光欲以為相又廉箔在上光言於簾中乃有形迹恕特密與確等說則豈以光意為不善有陷光之意哉及至紹聖間章惇疑恕恐其

不為已用每以光公著為言欲見把持至云恕是呂公
著上客又云恕昔時常托司馬光在手掌裏凡紹聖間
侍從臣僚無不聞知則惇方貶光公著之日豈容恕知
其謀也因葉祖洽論王珪事林希本出珪門下又是親
戚惇既與希為黨以希之故陰欲庇珪而祖洽論珪事
乃引光公著與珪為此謂光公著已貶節度副使則珪
豈可置而不行時王珪之貶因祖洽屢有章疏至光公
著則已貶節度副使其後並無人言又別無事因特因
祖洽之言所激遂同日與珪皆貶則惇豈嘗見問恕亦
何嘗聞知但既貶光公著後恕徐聞惇於哲宗前以光
言婁后事猶可處乃以為幸其如此兼觀光責詞謂其
實藏禍心則其旨可知也至於呂公著責詞則與責節
副詞大節皆相表裏其後別無罪名然不知惇當日因
何與光並責也惇既貶光知其別無事因即於貶光之
日旋畫旨下編類所應事干臣僚並仰本所直行取會
仍備坐若有隱匿增減漏泄並科除名之罪貶光後五

十二日編類所方行牒來止於取會司馬光語言而已
與呂公著了無相干也恕即回牒具坐元豐八年夏范
祖禹與恕說曾與司馬光同在洛河官舫中說及先皇
帝已嗣位然婁后事猶可慮恕尋曾說與左僕射章惇
及故左僕射蔡確委是詣實回牒今在編類所案卷中
可以檢照恕止云光言猶可慮則是憂慮恐有此事如
何惇以可慮之言乃反指為禍心也兼當年二月初責
光為節度副使時責詞中已有潛懷睥睨之邪計欲快
傾搖之二心此兩句固已指光猶可慮之言以為邪計
二心但其言不甚別白爾至貶光海外之日則云乃與
凶黨實藏禍心至引宣訓衰亂不道之謀借喻寶慈聖
烈非意之事興言及此積慮謂何止是更注解邪計二
心之詞而已即知惇再貶光公著有激而然也其下積
慮二字乃惇狡獪欲該載光言慮字在其間爾然光所
謂猶可慮者直是憂恐之言固無幸願之意與惇所謂
慮者文義語脉理自不同惇雖強欲牽合不免益見其

撰造也若惇以光言為明有惡意則當日責辭何不實載光可慮之言以為有幸災之意如此即是著光本語惇知果爾則不足以誑惑天下人必有詞故匿光本語飾以已意然則誣陷光者特出於惇事理甚明怒牒又云尋說與惇及蔡確則顯見非紹聖後語惇也其言出於范祖禹祖禹與光至相厚固非談光之惡怒傳祖禹之言固無陷光之意今聖明方辨光公著之冤而惇實陷光不自執咎乃反嫁禍於怒與前責怒南安辭云自謂與司馬光同被收擢指權臣為名德者前後蓋不類也況惇將責光之日怒若與惇符同則惇必先令怒供析然後行遣豈有先貶光海外後行取會之理蓋惇知怒與已不同若先來取會即恐怒或有隱匿或為光解釋即却難以撰造所以惇先用已意織成光罪既貶光後更畫聖意以除名之罪見脅方來取會而怒所答牒辭如前則不肯傳會章惇符同責詞灼然可見兼責光海外後半年怒方除御史中丞時林希與惇相為表裏

謂恕為公著黨人欲以此相脅持恕恐此言必達哲宗之聽遂曾因事奏陳云惇嘗以臣為素與司馬光呂公著厚欲以此制臣先時惇常云賢常托司馬光在手掌裏臣答惇云光素有賢名方元豐以前天下之人孰不稱其賢者固不能逆知光後日為相改更太過也至於神宗皇帝末年亦嘗特進光資政殿學士然則神宗豈不賢光哉惇它日又面折臣云賢是呂公著上客臣答以臣為呂公著上客固不可欺相公但當元祐間恕與呂公著進退禍福自不同方呂在元祐間進時恕却退方呂為簾省所知得福之日恕擬簾箔之怒乃得禍這箇却不同惇云若不恁地即却須廝隨着過嶺去也恕既具為哲宗道此二事且云恐惇今日以此持臣欲其順已臣自顧昔者實曾稱道光公著然臣本公言非有私也臣若為惇所持則御史臺可廢矣哲宗面諭云卿既與他進退不同不妨莫信所謂莫信者今莫信惇也使恕果先傳會惇證明光罪貶光海外則惇希寧復以

此更見脅持但乞照驗恕責南安告詞猶云自謂與司馬光同被收擢指權臣為名德則知方恕為御史中丞日惇以恕與光等素厚見詆可知矣程頤貶涪州亦是林希與章惇以為恕素師事頤故遂於哲宗前陷成頤罪未從貶頤乃於執政大臣聚會處見詆云師既如此為弟子者當如何恕尋聞其說亦曾對哲宗皇帝開陳云程頤之貶臣不知以何罪臣於頤昔者實以師友之間處之但自元豐三年頤曾到京師與之相見後至今二十年不曾相會元祐間與頤又不同進退然則惇雖罪頤焉能中臣但惇緣希故挾情用刑則天下安得心服理當奏知哲宗云會得希之見詆先朝大臣皆聞其言則恕對哲宗面辨其事可知希為惇謀猶欲以程頤見中則其於司馬光呂公著又可知也今來實錄當具載光公著之貶則罪光本末宜得其實乞賜照會劉跂辨謗錄載張舜民說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二十二日跂詣舜民相見舜民時任吏部侍郎言去年秋四次登對

皆乞早辨宣仁疑謗則諸臣僚家誣構事皆釋然上謂當日誣謗自不分明今日却不用分明辨之問曾見邢恕責詞否此乃辨宣仁也對未曾見後來又責周秩廣德軍上又云亦辨宣仁也舜民又說婁后語言本是章惇說出指以為邢恕所言恕曾上章乞與賊臣惇各被五木對辨於御史府不降出舜民曾乞降此章付外上不允按舜民所言恕乞與惇各被五木對辨婁后事他書並無之當考

壬寅詔范純仁元祐四年罷相恩例不追奪其已追奪並給還王巖叟依呂大防等例追奪司馬光呂公著遺表恩例並依例追奪又詔趙鼎追原任大中大夫中大夫兩官並歷任職名所有贈官亦行追奪更有似此者

依此施行因吏部刑部有請也 環慶路走馬承受李

允蓋橫言體訪得張存到三角川遣銳兵先入鹽州討
殺燔燒族帳回西賊邀擊王師疲乏上高原卓歇間西
賊縱火來攻殺蕃官承制趙宗銳使臣趙景浮及亡失
漢蕃兵六百七十人斬獲首級除拋棄外只收三百八
十二級經略司言張存領兵入鹽州殺戮三千餘人驅
擄到老幼婦女五百餘口路逢西賊人馬追襲累次鬪
敵其所獲首級并驅擄人口往往將帶不行詔環慶路

經略司張存元領將佐及漢蕃士卒多少出界至是何地名逢賊鬪敵見今還塞將佐及使臣士卒各若干保明以聞朝廷當議別委官按覆次仍具陣亡漢蕃使臣職位姓名當議優與推恩

八月二十二日

甲辰詔成都府路產茶州軍復行禁權 禮部言每遇臨幸藉田合差官祭告先農壇詔太常寺詳定儀注

十二

六日上所定儀注

禮部又言故相蔡確妻乞以舊宗子學為

賜第從之

三年九月十七日初有旨賜第靖國元年四月九日可考

呂惠卿言浮

圖寨畢功乞賜美名詔以克戎寨為名仍差內臣等押

賜呂惠卿已下銀合茶藥

正月二十六日二月二十三日三月二十七日

詔

廊延路進築聲塔平新寨其士卒除近修築浮圖寨已
特支外緣暴露日久更給特支錢有差 章惇言前於

石門建城一所好水河建寨一所及置烽臺等並已畢

工乞特賜名詔石門城以平夏城好水寨以靈平寨為

名章惇自朝散大夫集賢殿修撰除左朝議大夫樞密

直學士本路并諸軍暴露日久兼班師之際西賊舉衆

侵犯各能捍禦戰敵廣有斬獲詔應曾出戰軍兵不以

無斬獲各與特支

四年二月十五日并
二十八日初建議

案初除知渭州

請至樞府閱邊奏曰兵事難懸度願至本路圖上方略
至渭之八日即上言他路所營地水草俱乏非形勢所
在城之不足為中國重輕獨葫蘆河川濱水路乃寇出
入道東帶興靈西趣天都可蓄收耕稼且居形勝地今
往城之平夏國可歲月幾也帝重其議曰諸路多懸度
而案所論皆按圖可考勢必能成悉從之案乃陽言寇

比敢犯廊延當繕修邊壁令所部數十城皆相先後興築衆懼生邊患濠曰吾老能怯守而已不知其他或有知而止濠者曰葫蘆河川扼賊吭背苟有事焉彼必以死爭且川平地闊寇至難禦兵不易守比夏人營石門峽出吾境纔三十里探騎莫敢近今乃欲一旦奪而有之必不可為也濠陽謝之而陰具畚鍤轉芻糧治樓櫓械器凡戰守之用兩月而備且告師期願下諸路練將出討者皆張虛聲以形之惟涇原隱然為守計寇不能

測專備他路乃以三月及熙河秦鳳環慶四路之師出
葫蘆河川築二城於石門峽之口好水河之陰凡二旬
有二日而畢先是凖豫分兵扼其險要比興後寇衆嘯
聚日乘高下瞰久不能投間而出乃驅其衆直趨我軍
我軍敗之斬首千八百級奏至帝大嘉賞諭輔臣曰章
凖到未一旬即畫此策不八旬而成功諸路因此可舉
矣既而環慶鄜延河東熙河皆植城堞屹然並立夏人
愕視不敢動故諸路之城戎地實自涇原始也

此據章
凖傳附

見趙挺之崇寧邊略云太僕寺丞張旬言章凖在涇原
進築二寨朝廷賜名平夏靈平蓋合五路之兵夫凡七
十餘萬民有雇夫以代其役者日直三千自正月起役
至四月而罷所費不貲未可以千億計也戎人素有謀
略皆遠引不出疑若坐困我師乘利而出爾旬又言前
日涇原奏築二寨工畢同知樞密院林希語宰相章惇
率百僚入賀惇不從惇因奏事獨對曰前日涇原奏功
林希欲臣率百官入賀臣以為此功未足為陛下慶俟
不久生縛梁葉番卓賀夏主乾祐等至闕臣等當奉觴
上陛下壽為未晚旬又言章凖涇原出師嘗喪正兵三
千人凖不為上奏蓋欲掩其本路喪失之多也然三千
人皆有父母妻子居營壘間遂不得死事之賞此一事
大失士心士不復為用矣挺之崇寧邊略又云新知廣
德宋淵言今西邊進築城寨其去敵國益近去大朝邊
徼益遠遠者轉輸為愈勞近者時出擾之為易若敵人
大縱兵以入則越城寨長驅以行城寨堅固者第能保

守而已其不堅固者平蕩如拉朽

詔鎮戎軍管下新建平夏城靈平

寨邊面闊遠今後鎮戎軍知軍兼管勾涇原路沿邊安

撫司公事

章凖言前石門好水河新建城寨乞創置

將副各一員以涇原等十一將兼提舉兩城寨及招置

漢蕃弓箭手為名石門城乞差官八員知城一員以大

使臣充都監監押共三員以大小使臣互充巡檢四員

以小使臣充好水寨乞差官七員寨主一員以大使臣

充都監監押共三員以大小使臣互充巡檢三員小使

臣充其城寨官巡檢各令輪日將帶人馬分頭巡緝把截賊馬來路照管耕牧緣係新開拓地分全籍同心防守捍禦乞並以二年為一任除依本路極邊城寨官巡檢令得酬獎外每員更與特轉一官內將官升路分都監副將升正將如元係正將差遣亦依正將例知城寨官升副將兩城寨各乞置酒稅官一員寨主簿各一員與城寨官通管錢穀給納及防守捍禦昨奏大城寨歲給公使錢一千緡小城寨五百緡今好水寨比石門寨

雖小緣所置官比石門所減員數不多乞每歲添作一千緡為額詔並從之

乙巳詔陝西府河東路降德音依第五等格 廊延路

經略司言元豐五年新復米脂等寨招到弓箭手每名借農器牛具錢五貫糧種五石以經略司常平錢斛充今新展格虎山聲塔平新寨事體一同已令逐寨招到弓箭手依此借支錢糧從之

新無

丙午右司員外郎安惇試秘書少監禮部員外郎曾改

為右司員外郎太常丞劉達為禮部員外郎開封府推
官李廷寧為倉部員外郎御史蔡蹈言吏部差注新
賜進士諸科及第官用元豐三年指揮司法闕先注新
科明法次注明法人竊詳先朝既廢罷明經學究科特
設新科明法以變革舊業故優為恩例使趨新習以至
賜第之後率先進士並注法司蓋變法之初所以示勸
經今二十年舊人為新科者十消八九恩例之優宜亦
少損欲乞明法與其餘判司闕袞同從上差從之

丁未德音制曰朕綏御九有懷柔四裔蠢茲西戎最爾
小國弗茹其力敢拒大邦申命邊臣奉將薄伐方共武
服已奏膚公闢疆復境者九城盡要害膏腴之地折馘
執俘者萬計皆精銳驍勇之人役不淹旬捷無虛月而
財靡殫衆力非調民因其天亡之時成是席卷之勢然
念士卒有暴露之苦雉堞有版築之勞宜渙覃恩以慰
邊俗應陝西河東路州縣限德音到日已前見禁罪人
流已下遞降杖已下釋之於戲武之所加者廣則澤之

所及者深尚暨乃心克平茲土播告有衆咸使聞知

三省言元豐八年二月二十九日御史中丞黃履奏訪聞兩府大臣嘗議奏請皇子就傅建儲事王珪輒語李清臣云他自家事外廷不當管他蔡確章惇聞之對衆窮其所立珪不得已方云上自有子確惇乃宣言於衆其議遂定臣又聞王珪陰交高遵裕嘗招其子士充傳達語言臣伏思陛下推大公至正之心以槐位處珪以鼎餼養珪凡十有六年今聖躬偶感微疾而珪已懷二

心此而可容何以示懲勸於天下黃貼子近有高士英者輒至臣家稱上服藥中若皇太后或皇后權同聽覽則傳命者審臣正色答之以為豈可私議臣忝位中執法士英尚敢率爾如此發言今珪無故輒自招士充又對清臣有如此言竊慮必有姦謀至三月初履又言大臣體國休戚一均事有權宜自合奏稟豈得私有所名及稱不當管他此而可容何以懲勸臣於左僕射王珪議儲之際既聞其然不敢不論今已累日未見施行臣

伏思之使臣之言果合於義則珪不可以無責使臣之言無補於政則臣不可以無罪今皇太后權同處分建立儲位以安天下臣雖萬死猶生之年伏望朝廷早賜指揮又紹聖二年十一月內右正言劉拯奏先帝寢疾宰臣王珪持二心為姦臣僚嘗具彈奏蔡確等定策受顧命輔翼陛下已而權臣擅政確等繼被逐又慮他日復用為已禍也於是因事誣陷擠之廢死之地而後移定策之功於王珪珪之薨也賜宅贈官錫子勅葬特厚

而確死投竄之地雖蒙昭雪贈復官爵而恩例比珪甚薄且父子繼世雖有定體神器輕重亦繫一時功罪不明孰大於此今為忠者被禍為姦者受賞何以教天下示後世伏望聖慈究珪之罪錄確之功優加恩典又今年二月宮苑副使西京第七副將高士京進狀稱先臣遵裕當先帝服藥危疑之際有故宰相王珪召臣親弟承議郎士充密議取決於先臣欲知皇太后意所欲立蓋為是時先臣為高氏之長又知先為宣仁聖烈居常

聽用故來相問時先臣泣下大怒曰姦臣敢如此況國家自有正統何決於我遂叱罵故弟士充如敢更往即杖汝死尋將此意指說於先辟機宜官王楫自可照證竊念先臣昨因攻取靈州師老糧匱大河不凍故不能上奉聖訓責置散官遂先朝露其後雖蒙朝廷稍加牽復然未嘗別加贈典今來有此忠義又不獲伸訴於陛下欲乞朝廷詳酌優賜褒贈

高士京本末在新錄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今移入

王珪貶司戶曾布自叙後

又給事中葉祖洽言先皇帝所以待王珪

可謂厚矣自翰林學士承旨擢為參知政事尋又擢為右相復擢為左相在政府凡十六年蓋祖宗以來人臣遭遇委任之久者無一二人又擢其子為館職自珪之身及其兄弟子孫皂隸凡受朝廷恩命者臣不知其數然則先帝之於珪可謂無負矣當先帝違豫至於大漸儲位未正中外惶惶延頸以望珪為上相衆目所視所宜率先建議首定大計以慰宗廟珪乃持疑顧望含餬不決至於同列以大義迫之不得已而後應不知珪意

安在使同列不切責之則珪將遂無言豈不誤事天下至今罪之雖先帝澤及人深天下屬意陛下之久然名實未定忠臣義士安得無憂臣於是時適在朝廷親聞士大夫之論籍籍罪珪已而珪死天下莫不快之然是時朝廷所以賻贈周恤恩禮過厚仍賜甲第一區莫非異數臣聞特恩賜第所以待元勲異德珪為臣不忠何以得此伏乞特下有司正珪之罪以戒天下不忠不孝之臣使知治世典刑無前後之私也祖洽又言臣嘗論

王珪悖逆不忠之罪已經兩月未見施行中外洶洶不知所謂若以珪之事為無實迹則當時二三執政尚在及見今侍從間甚有知其詳者皆可考正其事黃履為御史中丞嘗論之於前劉拯為右正言又論之於後近日高士京又極陳其狀伏惟陛下察臣之言出於公論稽合羣情決於獨斷以慰中外詔王珪遺表恩例並行追奪其子孫與次遠監當差遣仍永不注近京路分所賜宅拘收入官故承議郎高士英特追毀出身以來文

字制曰臣無二志戒在懷姦國有常刑義難逃罪其申
後罰以正往愆故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
下侍郎贈太師王珪竊文華之上科躬柔險之詖行馴
致顯位遂居家司先帝優容臣隣務盡禮意掩覆瑕慝
多歷歲時邱山之恩毫髮未報屬在彌留之際是謂憂
疑之時欲豫安於人心當蚤正於國本矧復昭考與子
之意素已著明太母愛孫之慈初無間隙而乃妄懷窺
度專務嬖阿指朝廷為他家用社稷為私計同列誚詰

久無定言陰持兩端不顧大義僅免生前之顯戮更叨身後之餘榮公議弗容舊疏具在反復參驗心跡較然使其免惡於一時難以示懲於萬世貶從散秩追正誤

恩庶令官邪咸知警憲可特追貶萬安軍司戶參軍

樞密

院奏事上宣諭曰葉祖洽累有文字論王珪事云先帝不豫珪為首相數召高遵裕之子士充與語及同列問以大計答云教某道甚後方云上自有長子又言彼時黃履為中丞三月末已有文字論珪事朕以宣仁聖烈於社稷大計聖意素定自是內外羣小妄有窺度朕嘗諭章惇等如先后乃婦人之堯舜也已令作告命明述此意仍先令進呈然後行下曾布等言陛下推述先后德音如此明白當書之簡冊以示後世此舊錄所書繫

之四月十八日新錄因之按曾布日錄上宣諭時王珪已貶萬安軍司戶珪貶萬安軍司戶乃二十四日不應六日以前已有成命六日後方行出疑舊錄繫之十八日者誤也今移附珪後兼用布所錄及邵伯溫辨誣別加刪修庶後世詳見本末新錄但先是樞密院奏事上因舊錄無所改正於理殊未安耳

宣諭王珪當先帝不豫時持兩端又召高遵裕子與議事當時黃履曾有文字論列及同列敦迫其後方言上自有子曾布曰此事皆臣等所不知但累見章惇邢恕等道其略不知黃履章疏在否上曰有布等聞禁中無此章疏履曾於紹聖初錄奏比三省又令履錄私藁以

為質證上又言高士英者詣黃履問誰當立者此亦履貼黃中曾論列布與林希曰天命何可移易但小人妄意窺測爾兼宣仁亦必無此心上曰宣仁乃婦人之堯舜也外則珪等內則梁惟簡輩妄為此紛紛爾布曰德音如此臣復何言然願諭三省於告詞明述此意使天下曉然知朝廷誅責大臣而陛下推明太母德音如此則誰敢復議當書之典冊以示後世希進曰臣謹當著之時政記上曰告詞當令進呈然後行下布與希皆稱

善

已上並
庚子日

及珪告詞出布欲於國本下增四句云先帝

付托羣臣所知太母睿明聖德無爽希稱善仍督布以
白章惇布亦慮詔令之出中外有疑於形迹宣仁者遂
錄以示惇惇不得已但改云昭考與子之意素已著明
太母愛孫之慈初無間隙希大喜以為微布發之何以
有此使人知上德仁孝於宣仁無疑此乃於國體為便
進呈上指所增四語云極當

此並用曾布十七日庚子
及十九日壬寅所錄增修

布又嘗自叙云三省先論司馬光等陰謀廢立故不逾

兩旬再行降制追貶於是又發揚王珪觀望以明定策之功追貶王珪又言巖叟等其意初不在蔡確特借此以感動上耳自謂不避怨怒敢誅戮謀逆者以為忠蓋故上亦欣然納之凡作姦無不如意或有異論即指名逆黨欲以鉗天下之口吁可畏也布但悵悵為之寢食不安而已林希亦語布曰貶竄者未足道但設此言以離間宣仁使上於宣仁不能無疑致其骨肉間有芥蒂此尤為可憤又蔡京曾言仁宗時嘗欲以庶人禮葬章

獻然考之國書實無此事京輩大槩每欲如此京又言
車駕不可幸楚邸又言上比來已覺悟楚王二壻盡罷
翰林司御厨此輩豈可使居此地此論殊可駭又曰京
嘗言天下根本未正意謂不誅楚邸則未安爾是時楚

王未薨故有此言及被詔作墓銘乃固辭亦此意也

此據

曾布日錄自五月十九日掇取附四月末其言信否當
考欲著蔡京等惡逆情狀故表而出之然布當時位冠
樞府獨不能為哲宗精言之可怪也或者疑布所錄多
假託撰造之詞固亦不可知楚王顥以紹聖二年十月
十九日自冀改楚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宣仁喪除三年
九月二十九日顥卒曾布紹聖四年五月十九日壬申

日錄云近日三省以人防等有廢立謀逆之意及發揚王珪觀望以明定策之功故痛貶人防珪等又言巖叟等意不在確皆欲以此感動上意及為上誅戮凶逆之人不避人怨怒以為忠蓋故上亦為之欣納凡所欲為姦無不如意者萬一有異論之人則指以為逆黨欲以鉗天下之口吁可畏也布又語林希曰布每以越職犯分喋喋為戒然義不能自己者喋嘿不言則上必以為三省所行無不當者故寧為強聒不敢自己又幸與子中共事意趨頗同故無所顧避然衰拙亦必難久於此爾布是日悵悵為之寢食不安不勝憤惋而已希亦云貶竄者未足道但為此言以離間宣仁使上於宣仁不能無疑致其骨肉間有芥蒂此尤為可憤兼蔡京曾云仁宗時嘗欲以庶人禮葬章獻然考之圖書實無此事京輩意大槩每欲如此殊可怪京又嘗言車駕不可幸楚邸又常云上比來已覺察楚王二壻盡罷翰林司御厨此輩豈可使居此地此論殊可怪又云京嘗言天下

根本未正意謂不誅楚邸則未安爾是時楚邸未薨故有此論及被詔作墓銘乃固辭亦此意也先是五月十三日丙寅章惇不入布因言王珪事蔡卞乃云此事但他人不知不敢以為無布答曰此衆所共知也朝廷方施行必有考據證佐他人既不知其狀孰敢以為無此所以無敢論者此段已附四月二十四日丁未後或仍附此於五月十三日上之嗣位邢恕與蔡確等自謂有及十九日更詳之

定策功既而確死貶所恕亦斥不用心恨之日夜圖報復黃履舊與恕深相得恕誣謗宣仁聖烈皇后履與其謀元豐八年二月三月乃追為之非當日所奏曾布亟請于上蓋知其妄也高士京者遵裕假子士京為將官

嘗與恕同官士京庸暗恕一日置酒從容問士京曰公知元祐間獨不與先公推恩否士京曰不知又問有弟兄無士京曰有兄士充死恕曰此乃傳王珪語言之人也當是時王珪為相欲立徐王遣公兄士充傳道語言於禁中知否士京曰不知恕因誘士京以官爵曰公不可言不知當為公作此事第勿以語人因合所親信王棫崇飾誣詞為士京作奏上之珪由是得罪遵裕最愛少子士育病且死士育未嘗離左右士育每為人言初

不見士充來告遵裕以珪所問事也其後士京恨所得
官爵不稱意屢欲自陳虛妄高氏諸族皆惡之絕不與

通此參取新錄紹聖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所書邵伯
溫辨誣錄稱恕因帥中山士京為將官按恕自紹聖
元年五月復職知徐州八月改河陽二年三月除寶制
知青州尋自青州入為刑侍未嘗帥中山也今但云嘗
同官庶不相抵牾梧郎伯溫辨誣曰邢恕誘高士京上書
論其父遵裕臨死時屏左右謂士京曰神宗彌留之際
王珪遣高士充來問我曰不知皇太后欲立誰我斥士
充去恕又不考究高遵裕既坐知慶州日建議取靈武
事敗遵裕責散官以宣仁故免安置留京師宣仁后尤
不喜雖經哲宗登位覃恩亦不許叙又安能預策立大
計惇卞但欲誣罔宣仁遂贈遵裕節度使遷上京皇城
使特追貶王珪崖州司戶參軍貶高士充散官至元符

未高士育上書自稱遵裕幼子其父最愛父病且死未嘗離左右不見士充來說王珪所問之語士京亦不在父所時欽聖后垂簾特與士育改文資除環慶路經略安撫司幹辦公事蓋察其言之實也伯溫見高公諫言士京乃遵裕假子士育實遵裕幼子士京既為邢恕所誘作此事恨章惇不甚進用之屢欲自陳虛妄南北宅高氏皆絕之靖康初諸王府贊讀江端友上書論士京事甚詳端友與高氏子孫相熟也邢恕又言黃履在元豐末曾有章疏言宣仁后欲立徐卨事伯溫後在同州於曾布之子絳處見曾布手記當時事一編云禁中元無黃履文字黃履家出藁草入獄為證黃履與恕自未第而交遊相善恕亦與履同謀也王棫京師人有口辨好議論熙寧中為熙河路走馬承受致仕家富游公卿之門與邢恕為死黨伯溫嘗見王棫尚洙李洵於恕所皆妄人也後章惇因恕薦落棫致仕除知北平軍未幾棫死其子直方不以父為然每為士大夫言父晚年病

心直方後將死無子與晁載之相善以平生所收書盡歸載之觀直方所留書畫於其間得王棫與邢恕往來書一通皆共謀誣造諸人廢立事者靖康初諸王府贊讀江端友上書辨宣仁誣謗其略曰初元豐中高遵裕大敗於靈武責散官安置未幾神宗崩哲宗嗣位宰臣蔡確以謂遵裕者宣仁族叔也即建請牽復以悅宣仁之意而不知宣仁之私其親也宣仁簾中宣諭曰遵裕喪師數十萬先帝緣此震驚悵悵成疾以至棄天下今骨未寒吾豈忍遽私骨肉而忘先帝乎即日批出曰遵裕得罪先帝今來垂簾凡高氏推恩獨不可及遵裕確謀大沮後確責知安州作詩譏訕坐貶新州而邢恕乃確之腹心也偶與遵裕之子士京中山同官遂以垂簾時不推恩牽復事激怒之使上書言王珪曾遣遵裕之子士充來議策立事遵裕斥去之士京庸懦不識字實恕教之為書士充踈遠小臣素不識珪珪安得與之議及社稷大計又何從輒通宮禁語言且上書時珪士

充遵裕亦皆死矣何所考按臣竊聞元豐八年時政記即確所修也其載三月中策立事甚詳何嘗有一疑似之言恕之本心但謂不顯王珪異同則難以歸功蔡確而不知厚誣聖母之罪大也恕之為人非獨有識之士無取其子居實亦不樂其父所為也天下皆知之章惇排斥元祐者也在簾前奏事悖傲不遜都堂會議以市井語誚侮同列豈忠厚君子哉尚云極力以消除徐王覲覲之謗惇與王珪蔡確同為執政受顧命使當時果有異同豈肯復為此言乎則恕之謗可謂欺天矣緣此紹聖中蔡卞獨唱追廢聖母之議賴哲宗仁孝不聽其說不然人神痛憤失天下心為後世笑悔可及乎王鞏甲申雜見云武臣王珪為邢恕教令上書誣宣仁於哲宗有異心及教蔡渭等上書論元祐及元豐末年事其書一篋悉在皆恕手筆其間塗竄者非一棧於哲宗朝論之得閣門職名既卒其子直方持出其書以示親密自元豐末至宣仁上仙無不被誣者而禹玉尤甚蔡奉

議蕃嘗謂直方曰使王氏子竭產亦願得此書也蔡倅潤過高郵為予言之王居東京九龍廟側劉跂辨謗錄載李清臣說章惇元符末因奏事自言王珪司馬光劉摯梁燾等行遣皆是邢恕說與臣恕坐此責恕上章乞與惇各被五木對吏章不降出跂錄凡十餘段已附注元符元年五月辛亥及七月庚午

戊申西上閣門副使苗履權知蘭州兼管勾沿邊安撫

司公事

履權知蘭州已見三月七日元符元年二月二十七日履復知蘭州代王舜臣

御批

近詣景靈宮行朝獻禮宗室遙郡班止有六員趣赴今據閣門奏大宗正司勘會到並無不赴之人看詳數內稱以闕乏人馬為名者即不見得合依是何條令仰疾

速子細開具聞奏不得容庇

御集紹聖四年四月二十五日下
太宗正司開具聞

奏究竟

未詳

己酉臣僚言文德殿視朝輪官轉對蓋襲唐制其來舊矣建隆御札曰今後內殿起居應文班朝臣及翰林學士等並依舊例轉對故祖宗以來每遇轉對侍從之臣亦皆與焉元祐間因臣僚建言乞免侍從官轉對續有旨職事官權侍郎以上並免自此轉對止差卿監郎官而已臣以謂侍從之臣皆文學極選以備顧問公卿之

材繇此塗出乞自今視朝轉對依元豐以前條制從之
權禮部侍郎范鎰等言國朝故事園苑觀稼係屬遊
幸今車駕親臨藉田即繫典禮先農壇係元豐中移就
藉田建置臣等參詳每遇車駕臨幸合差官祭告乞遣
太常卿於至日質明行禮用御封香祝文禮料並如常
儀又藉田所稼皆以為染盛之實車駕臨幸則取新薦
獻當在所先乞俟刈麥訖以所進麥約合用數先以黃
絹袋封貯付所司令變造禮食於臨幸次日薦之太廟

其遣官禮料並如逐時薦新之儀然後進供頒賜並如
故事秋觀刈禾亦合準此又刈麥稼穡係同一時今乞
候觀麥禮畢車駕移幸稻池綵殿以觀稼詔可

二十一日令定

儀注

庚戌于闐國貢方物

初三日已見
當存一去一

壬子知原州李澄知岷州兼洮東沿邊安撫司公事

吏部言今次科場進士出身人內宗室非袒免親注官
詔趙季同趙不慘趙子仁依吏部令於本甲上名注擬

子皞依勅開名次

--	--	--	--	--	--	--	--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八十七

宋 李燾 撰

哲宗

紹聖四年五月甲寅朔御文德殿視朝以及第進士何
昌言為承事郎簽書武寧軍節度判官方天若為曹州
節度推官胡安國為常州軍事判官

三月十日

乙卯知福州溫益言京東姦民多匿深山窮谷之間時

出為盜請應重法地分山谷僻遠處獨居無常產者並遣居近裏鄉村團結成保從之

溫益已見四月

丙辰工部侍郎王宗望等奏準敕北郊應緣祀事儀物及壇壝道路帷宮令計度畫圖聞奏今檢視西北隅逼近街道若修蓋望祭殿委是窄狹今比類南郊青城掇移近東與本園南北門照直修蓋事御批可並依擬定圖狀疾速下將作監修蓋仍存留見役添修玉津園兵匠等應副充役及差元同相度入內東頭供奉官勾當

御藥院劉友端共管勾修蓋內有圖狀今來該說未盡
事件即許隨宜臨時施行

丁巳降授太子少保潞國公致仕文彥博卒詔特輟視
朝一日後數日樞密院奏事上顧曾布曰彥博已死布
曰老而不死終被謫命乃即世上曰此人極不佳布曰
臣常以為背負先帝莫如此人元祐中年已八十一此
時但能不來足以保富貴既不免來又附會如此上曰
非止附會語斥先朝甚不遜布曰如悔過還主之類殆

非臣子之所宜言林希曰安燾亦曾面折此語上曰燾猶能折之況他人乎布又言朝廷近日施行元祐中人若事狀曖昧非衆所聞者皆臣之所不知至於詆斥先帝非臣所宜言者雖肆諸市朝孰敢以為過但在朝廷以仁政優容爾因言彥博皇祐中為唐介所擊是時介雖貶英州別駕然不久便收用上問介所擊云何布曰為在成都時作燈籠錦獻貴妃以此進用事連宮禁故介亦痛貶臣適方與林希言祖宗朝侍從言事官以事

黜謫不久即召用未嘗有以一言終廢者如介作英州別駕不二三年却作侍從後遂為執政以至神宗時蘇頌為繳李定詞頭落職歸班後牽復便知開封府修官制又孫覺李常在熙寧初最為異論各曾痛貶然元豐中亦皆復召用蓋人才難得不可以一言廢一人近歲得罪外補之人一切不召恐未安願更留聖意上曰須俟年歲間乃可又曰蘇頌孫覺李常終不堪布曰此輩固在所當謫然朝廷愛惜人材須恐如此元祐中孫覺

論議雖有過當如李常亦頗平允亦曾言免役法不可

輕改上領之

曾布日錄此段在壬戌日今附

己未詔廊延路聲塔平以威戎城為名

四月二十一日進築舊錄既於

此書賜威戎城名又於八月十七日下再書誤也今止存其一新紀亦附八月戊戌今不取

陝西

路轉運副使邵毓永興軍等路提點刑獄劉何權發遣

提舉秦鳳等路常平巴宜各轉一官以進築聲塔平畢

工故也 呂惠卿特遷右銀青光祿大夫上於惠卿之

除極難之初欲止遷左光祿大夫章惇曰太薄許將亦

曰范雍當時自資政便建節舊例除宣徽或節度使者
多上曰當除節度使否將不敢對衆唯唯魯布曰惠卿
昨進築一寨便遷兩官

惠卿築平羌寨畢工在三月二十
二日遷右光祿却未見月日

當時若只遷左正議今日兩寨除左光祿即平允昨一
寨遷兩官今兩寨遷一官故疑於薄惇曰惠卿二十三
年不磨勘布曰恐未說得及此上曰兼昨改官不曾說
此因依只是三寨轉却四官進築自是帥臣職事衆皆
稱聖諭極當然事初且欲鼓舞衆人故近推恩帥臣皆

太優厚自此雖有進築不須逐寨賞帥臣惇亦曰當如此但今來事初不同兼鍾傳等遷官職已優厚上遂勉從之樞密院再對上又曰章惇終是照管惠卿布曰昨一寨遷兩官已不當故今日推恩過厚適聞聖諭以為此自是帥臣職事衆莫不聳服然惠卿無廉恥每事志於苟得只如進築城寨却令一子隨軍及保明狀中乃云呂淵係臣男子不敢保明却令兵官呂真劉安等保明呂淵稱有勞可賞朝廷亦不免推恩臣亦曾作邊

帥亦有兒子作書寫機宜然未嘗敢令與將佐往還况敢預邊事及兵政乎上極笑之布曰章惇去歲因延安解圍金明已破惠卿上表待罪但答詔足矣又賜銀絹一千然人言沟沟惠卿終不敢當至三請竟依所乞上曰記得布又言惠卿二十三年不磨勘中間自經竄謫如何可理歲月大約紹聖推恩舊人多過當如蔡確李定輩既已復官職并遺表恩澤亦不减李定家京官三人林希曰不惟如此此外方監司輩承望朝廷風旨人人

稱薦李景淵景夏輩要便收用罪廢之家便得京官已

為僥倖却便欲不次升擢豈有此理布曰景夏昨曾進

擬令上殿賴德音不許爾上亦哂而領之

實錄又於八月十七日再

書賜名威戎城令削去惠卿遷官實錄乃不書今取曾布日錄附見

涇原路經略使章

案言勘會臣到本路條上進築之策朝廷幸聽其計於

三月二十三日會合四路兵建築平夏城靈平寨如期

了當尋將逐處軍馬分屯放散去訖緣臣所陳後石門

徧江川兩處形勢所繫利害尤重控扼好水西山諸谷

賊馬來路占據得要害之處比趨九羊谷白草原尤為
快便俯逼天都巢穴平夏靈平所占耕地遂免抄掠之
患與葫蘆河川東西形勢相為表裏本司近指揮緣邊
安撫知鎮戎軍种朴量帶人馬照管平夏靈平兩處官
吏修緝次第因令由打破賊堡于後石門徧江川子細
按視山川形勢道路險易有無水泉當如何措置修築
今據种朴彩畫到地圖簽貼圓備臣尋將前所進藁照
驗得委實尤為精確又緣夏賊點集頻併其力勞弊四

月十一日舉國十餘萬衆驀來奔突諸將力戰賊遂敗去度其勢未能再有嘯聚若不乘此機會進築了當却寬歲月其力稍全則是資寇養患邊防之憂未艾也今不避小有煩擾再舉師徒全補藩籬以成暫勞永逸之功臣仰荷國恩當此委寄不敢遷延復將重責遺與後人今且條畫後石門等處進築事件如後一於後石門川下建六百步城一所正當九羊谷白草原趨天都大路控扼得塔子岔泥棚嶂賊馬來路東去平夏城約二

十里一於創迪章建六百步寨一所東由青沙峴好水
河趨靈平寨及照應得石墻子拽木岔賊馬來路北去
後石門約一十五里其密鄂克好水一帶山林悉皆包括
在裏可以應急采斫使用一於舊徧東城下上建六百
步或四百步寨一所東由密鄂克山柳陰河拽木岔趨葫
蘆河大川西控木魚川入懷遠大路及照護得定川三
川懷遠更無邊面北去創迪章約一十三里南去三川
寨邊壕約二十里已上三處可以建築城寨其勢與平

夏城靈平寨為表裏足以分據要害制夏賊之死命所有城圍大小及相去道里遠近乞從本司臨時更切相度措置或且先修後石門創迪章兩處其徧江城候事力稍辦方行進築黃貼子今狀雖乞先修後石門創迪章兩處尚慮地里差遠見相度事力人情或先築後石門或先築徧江或且為一寨或便築兩寨並乞臨時許臣一面相度施行詔並依奏令章綽更切多方體探西賊動息次第委是有間隙可乘決保萬全方得舉動即

不管輕易敗事并下劉何巴宜專一應副

此據章榮奏議增入案以

五月六日上此其得旨當別有月日更須徐考之六月二十四日補江賜名鎮羌

詔梁惟簡

男弼陳衍男恂並特除名送瓊州編管 戶部狀準都

省批送同管勾陝西坑冶鑄錢公事許天啟劄子奏奉

使陝西經畫銅利京西川路亦許措置該括六路或躬

自躡行或委官相度凡有興發去處而人未協力盖由

事權太輕難以驅策州縣本司職事今轉運司官兼領

京西川路州縣別無條制統攝欲乞應自来鑄錢司所

領職事更不令轉運使官兼領通陝西京西川路自為
一司州縣約束並依本司陝西已得前後畫一指揮庶
幾事權專一州縣之吏有法刺舉則功利可以速成所
有其餘應干條制並乞依提舉常平司施行本部看詳
鑄錢坑冶職事若同轉運司兼領緣事干本司財計恐
有牽制及論議不同其運司人吏亦有畏避顯屬未便
兼京西川路銅苗既有朝旨許本官檢踏措置其逐路
坑冶若不令專管亦恐難為集事本部今勘當陝西京

西川路應干坑冶職事欲令本官同領餘依所乞事理

施行從之

此五月六日聖旨據法冊增入當刪取其要

尋申明行下應鑄錢

司所領職事更不令轉運司兼領止為銀銅坑冶鼓鑄

銅錢職事令許天啟通領所有鑄鐵錢職事自不合干

預

此六月六日聖旨今附此字文昌齡云云可考六月十三日乃以京西川路入衛十二月十五日又改正

刺舉
指揮

朝奉郎詳定重修敕令刪定官孫傑大理寺丞

吳景淵並權發遣開封推官

庚申中書舍人蹇序辰請自今詞頭如有元行遣文書

即同檢送當制舍人從之

辛酉詔皇太妃近嘗服藥及雨澤稍愆農田在望宜頒恩宥以導嘉祥踈決應在京府界並三京諸縣罪人

知永興軍寶文閣直學士謝景溫知河陽 詔張詢巴

宜專根括安西金城膏腴地頃畝可以招置弓箭手若干人者具圖以聞 熙河蘭岷路都總管提點熙河蘭

岷路漢蕃弓箭手司言蘭州金城關欲招置步軍保捷四指揮各以四百人為額馬軍蕃落一指揮三百人為

額從之內蕃落排充第九十六指揮保捷排充第一百
一十九至一百二十二指揮

壬戌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蔣之奇為翰林學士
試吏部侍郎邢恕權吏部尚書戶部侍郎吳居厚權戶
部尚書試吏部侍郎李南公為寶文閣直學士知永興
軍寶文閣待制知瀛州路昌衡權知開封府 詔陝西
路添置蕃落馬軍十指揮每指揮各以五百人為額並
支馬七分於永興軍河中鳳翔同華州各置兩指揮並

隸住營州軍將下統制訓練委逐路所屬都總管司選
官招人 初三省樞密院同呈以太僕牧租錢於陝西
置蕃落馬軍十指揮以五百人為額支馬七分初欲以
牧地募民養馬久而未集曾布以為不若增騎兵為簡
便兼土兵乃勁兵又諸路出戍者已竭及建此議衆翕
然皆以為允上亦欣然從之蓋牧租見存者七百萬歲
額一百七萬而十指揮之費二十五萬而已故可與募
人養馬之法兼行也

甲子觀文殿大學士西太一宮右銀青光祿大夫韓縝
乞致仕詔不允已而特授太子太保依前充觀文殿大

學士致仕

十六日葉祖洽云云曾布云葉祖洽言縝交結張茂則梁維簡及元祐時初附會改更法

度事不當降詔不允遂除太子太保致仕不用受遺恩例也

翰林學士蔣之奇兼

侍讀

詔陳衍男慥特送南恩州編管衍并梁惟簡屋

宅產業園地錢物並根括籍沒入官在京者撥與後苑

房廊所京城外者撥與提舉常平司在外州縣者撥與

轉運司如有隱漏減落許人陳告罪賞依戶絕法

舊錄云詔

陳衍男愷特送南恩州編管衍并梁惟簡屋宅產業園地錢物并根括籍沒入官在京者撥與後苑房廊所京城外者撥與提舉常平司在外州縣者撥與轉運司如有隱漏減落許人陳告罪賞依戶絕法以惟簡引用陳衍交通執政變亂朝政也又新錄曰交通執政變亂朝政之語意皆誣罔宣仁聖烈今刪去十六字改刪去詔陳衍男愷特送南恩州編管

衍并梁惟簡並籍沒物產

左司諫郭知章言聞諸

路守臣嘗於秋夏之間以雨足歲豐為奏或災歉遂不敢以聞伏望特降睿旨下諸路州軍嚴行約束雖已奏豐稔而或繼有非常水旱者並具災傷上聞從之 朝奉郎安師文言近緣邊修築城寨西賊舉衆入寇涇原

敗衄而去今困於點集漸以窮蹙竊聞諸路廣行招納
切中事機向日歸明朱智用久已向漢然為夏國各有
把截卓望口鋪無緣遂達中土後因事至邈川先與錫
沁手下首領作般擦到熙州密諭歸順之意後闔家間
行歸漢蓋邈川與吐蕃部落雜處又喀羅嘉木卓等處
日有博奕人情狎熟易為傳道語言乞委熙河經略司
差諳曉蕃情使臣告諭邈川首領及蕃商等如能誘至
指引夏人歸順每名優給茶絲如此則右廂之人必自

吐蕃而至者甚衆然自来吐蕃與西夏心相睽貳外示和好更乞密行經畫詔熙河蘭岷路經略司密切從長相度施行

六月丁未曾布論師文上殿

廊延路經略司言保安軍

順寧寨蕃官巡檢供備庫副使劉延慶遣使均凌凌詐投西界招誘到左廂密約歸漢元係左班殿直保安軍順寧寨蕃官元祐六年投蕃今復歸漢已書填空名宣補充右侍禁依舊住坐其劉延慶及均凌凌乞優與推恩詔劉延慶轉一官均凌凌與下班殿侍仍支錢十萬

乙丑淮南轉運副使陳祐甫言嚮任外都水監值澶州小吳埽黃河抹岸臣與都水監丞蘇液均被罪黜後臣復叨任使官亦隨進而液退居里閭不復出仕逮今十五餘年蒙聖恩擢提舉開封府界常平其寄祿官尚仍舊秩欲望檢詳蘇液轉承議郎迄今年月還其合該磨

勘官叙詔令吏部併與磨勘

新削

丙寅詔以歸信容城知縣左侍禁廉嗣復為閤門祇候縣尉左班殿直王楹轉一官更減三年磨勘指使三班

差使楊齊轉一官百姓張保桂塢並與三班借使先是有北賊三十餘人入界為擾保塢告嗣復等盡掩殺之故有是命 樞密院言陝西河東逐路經略司并提點熙河蘭岷等路漢蕃弓箭手教閱等事今看詳欲漢蕃弓箭手委將官及所屬州縣城寨官司常切訓練不限定所習事藝名目惟務精熟及習知出入戰陳次第其有馬者須調習馳驟每遇農隙委經略司選官或躬親推排點閱支賞又漢蕃弓箭手並令分為四等以膽勇

武藝卓然者為奇兵有戰功武藝精熟人為第一等以
未曾立功事藝精熟人為第二等以武藝生疎人為第
三等委逐首領人員依格推排等第置籍抄記單名遇
有增減於簿內開收又點閱止隨所習事藝按試如第
三等內出眾者陞為第二等候點閱訖等第支賞從之

新本

削去

丁卯樞密院言昨興復衛州淇水第二馬監潁昌府單
鎮馬監日有死損費芻秣減租課官吏俸給所用不貲

詔衛州淇水第二馬監潁昌府單鎮馬監並宜廢罷內
淇水第二監馬盡數起發赴太僕寺單鎮監據現管馬
均給永興軍秦鳳等路都總管司應副新招換蕃落軍
兵所有牧地仰太僕寺措置以聞又言太僕寺椿留堪
配軍馬五百匹準備朝廷緩急支用院監見管合配軍
馬八百二十三匹諸軍班闕馬不少太僕寺見管雜馬
又過於椿留之數虛費人兵看管詔令太僕寺今後椿
留堪配軍馬及雜使馬共四百匹每院各養一百匹外

仰盡數支使輒於數外占留者坐之

新刪舊今用之

涇原路

都總管司言本路諸軍支填七分官馬外內新馬未堪披帶外日有死損乞將諸路就糧馬軍權支填八分馬候事宜息日依舊條支填從之

新無

戊辰給事中葉祖洽為吏部侍郎江淮荆浙路發運使

呂嘉問為寶文閣待制知青州

正月十九日為發運九月末李深云云

翰林學士林希言乞出官使臣亦依進士試策三道從

之

林希以學士改知樞在四年閏二月此不應猶稱學士當時蔡京為承旨蔣之奇為學士

己巳給事中葉祖洽言伏見韓縝在垂簾之初首被擢用位登宰相中外皆以為縝是張茂則梁惟簡所引若非陰有交結何以得此其迹著明當時物論已為不平縝當以罪廢遭遇先帝特加拔擢致位樞長其恩可謂厚矣而縝不顧廉恥附會中貴遂於垂簾之初與司馬光並處台席光等更改先帝法度略不聞縝有力爭之言惟務諂事光等以持祿養交可謂不忠於先帝也終緣言者排擊而去然縝終元祐之間保身將相窮極富

貴莫敢指議若非內有所附聲勢足以動人豈能偷安如是之久耶臣竊以士人在元祐間非與權要貴近有所干涉則美官要職從何而得臣嘗見紹聖時政記亦有此論故近來朝廷察當時有所附會而得差遣者雖寺監之類尚能罷去續於是時出將入相風采氣焰終元祐之際不衰天下士大夫指以為漏網而朝廷待遇恩禮始終與元勲故老無異士之有識者莫不怪之夫附會司馬光等得寺監丞之類尚不容於今日而附會

茂則惟簡之人致身將相却容幸免叅酌輕重典刑不
均非公朝所以示天下也所有不允致仕錄黃臣未敢
書讀 中書舍人蹇序辰言竊觀葉祖洽繳駁韓鎮錄
黃謂鎮專以姦慝保全名位乞特加削奪放歸田里臣
不知朝廷以祖洽所論為是或以為非若以為非則因
祖洽之言已罷降不允之詔矣若以為是則太子太保
乃是前宰相致仕例所除官兼龐籍梁適舊不兼大學
士而鎮得兼之未有罪惡之大如祖洽所陳而恩命反

過前比也臣以祖洽所言考朝廷所行名實義理俱為
未稱是以未敢具草詔令沈銖命詞行下

邵伯溫云韓
頴有心術章

惇畏之凡元祐執政從官惇必以事中之獨不敢及頴
方遷謫諸公時頴以節度使知頴昌觀文殿大學士領
官祠蓋惇慮頴能害已也至頴死方使葉祖洽言不與
贈謚而已新錄辨誣曰按韓頴雖致位將相無可紀述
以為不顧廉恥附會中貴則無所據至云士人在元祐
間非與權要貴近有所干涉則美官要職何從而得意
在譏切垂簾之

政今並刪去

三省言按梁惟簡陳衍在元祐時內

挾黨類外交權臣邪謀詭計無所不至賴宣仁聖烈誠
心德意不能動搖皇太后皇太妃保祐擁護朝夕備至

故惟簡衍不得逞其姦心原其罪惡族滅為宜陛下寬仁止從投竄然聞惟簡尚有親戚供職禁中此曹私心各懷危懼何可更充內侍伏乞聖斷索惟簡衍親戚并素所厚善者屏逐出外詔入內內東頭供奉官寄內殿承制蘇舜民入內內東頭供奉官馮章入內內侍殿頭韓侂劉淵入內內侍高品曾燾內馮章曾燾各降一官並送吏部添差遠地監當入內內東頭供奉官寄內殿崇班鄧舜賢降見寄官送內侍省入內內侍殿頭蘇慥

入內侍黃門邵琦竇瑛入內貼祇候內品胡宗傑入
內內西頭供奉官李世長馮說已上並本官送內侍省
內侍省高品楊偁追兩官勒停送全州編管張繼安與
遠小處監當入內使臣黃定國王邁與依見寄官轉出
霍肅王昭安周珣並以本官送內侍省

舊錄云三省言
按梁惟簡陳衍

在元祐時內扶黨類外交權臣邪謀詭計無所不至賴
宣仁聖烈誠心德意不能動搖皇太后皇太妃保祐擁
護朝夕備至故惟簡衍不得逞其姦心原其罪惡滅族
為宜陛下寬仁止從投竄然聞惟簡衍尚有親戚供職
禁中此曹私心各懷危懼何可更充內侍伏乞聖斷索
惟簡衍親戚并素所厚善者屏逐出外新錄辨証曰此

一段惟推尊東朝歸罪關尹原其誣謗之意尤為深切
今刪去七十六字舊錄誣謗孰不知今悉依舊錄魯布
日錄丙寅許將以三省劄子示魯布云中人有與陳衍
梁惟蘭親黨及素相厚善者皆當斥逐上遂具十餘人
姓名送三省自編管至送前省降官凡數等將云莫可
同進呈否布曰三省列章安用西府同呈兼三省前後
施行梁惟簡等密院皆不預遂已既而又有四人者御
批付密院施行前後凡二十四人壬申布又同林希進
呈三省施行中人事因言臣等昨準御批梁惟簡陳衍
兒男有尚居省籍可除名羈管臣等遂下兩省取索云
各有一男隨行外更無遂施行訖乃不知更有親黨及
素相厚善者亦聞三省因陳慥者理會房錢於開封文
字至都省遂將上籍沒兩家貲產上曰亦知之又指數
中已施行人魯齋馮章兩人令更降一官前此蔡卞又
云前日因章惇留身退便令草此劄子亦嘗問之云必
是相公魯奏惇曰然御集五月十三日手札兩道姓名

與此同惟鄭詳以舊官
送內侍省此獨無有

庚午詔諸路沿邊州軍除帥臣所在外若公使於例冊
外饋送並依緣邊城堡鎮寨條施行朝廷遣使及監司
例外受供饋者仍取旨委經略安撫鈐轄轉運提刑提
舉司常切覺察劾奏以三省言蘭州違法饋送也

緣邊
城堡

鎮寨條見二年

正月十八日

--	--	--	--	--	--	--	--